

·文白对照·

徐继素 主编

二十四史

第六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十四史. 第6册/徐继素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8. 5

ISBN 978 - 7 - 104 - 02754 - 6

I. 二… II. 徐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纪传体
IV. K204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976 号

二十四史

总策划: 三讀文化

责任编辑: 左灿丽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252. 25

字数: 5665 千

版次: 2008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2754 - 6

定价: 1695.00 元 (全 8 册)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

北齐书

北齐书卷十七

列传第九

斛律光

光，字明月，少工骑射，以武艺知名。魏末，从金西征，周文帝长史莫者晖时在行间，光驰马射中之，因擒于阵，光时年十七。高祖嘉之，即擢为都督。世宗为世子，引为亲信都督，稍迁征虏将军，累加卫将军。武定五年，封永乐县子。尝从世宗于洹桥校猎，见一大鸟，云表飞颺，光引弓射之，正中其颈。此鸟形如车轮，旋转而下，至地乃大雕也。世宗取而观之，深壮异焉。丞相属邢子高见而叹曰：“此射雕手也”。当时传号落雕都督。寻兼左卫将军，进爵为伯。

齐受禅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别封西安县子。天保三年，从征出塞，光先驱破敌，多斩首虏，并获杂畜。还，除晋州刺史。东有周天柱、新安、牛头三戍，招引亡叛，屡为寇窃。七年，光率步骑五千袭破之，又大破周仪同王敬俊等，获口五百余人，杂畜千余头而还。九年，又率众取周绛川、白马、浹交、翼城等四戍。除朔州刺史。十年，除特进、

开府仪同三司。二月，率骑一万讨周开府曹回公，斩之。柏谷城主仪同薛禹生弃城奔遁，遂取文侯镇，立戍置栅而还。乾明元年，除并州刺史。皇建元年，进爵钜鹿郡公。时乐陵王百年为皇太子，肃宗以光世载醇谨，兼著勋王室，纳其长女为太子妃。太宁元年，除尚书右仆射，食中山郡干。二年，除太子太保。河清二年四月，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西，仍筑长城二百里，置十三戍。三年正月，周遣将达奚成兴等来寇平阳，诏光率步骑三万御之，兴等闻而退走。光逐北，遂入其境，获二千余口而还。其年三月，迁司徒。四月，率骑北讨突厥，获马千余匹。是年冬，周武帝遣其柱国大司马尉迟迥、齐国公宇文宪，柱国庸国公可叱雄等，众称十万，寇洛阳。光率骑五万驰往赴击，战于邙山，迥等大败。光亲射雄，杀之，斩捕首虏三千余级，迥、宪仅而获免，尽收其甲兵辎重，仍以死者积为京观。世祖幸洛阳，策勋班赏，迁太尉，又封寇军县公。先是世祖命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，天统元年，拜为皇后。其年，光转大将军。



三年六月，父丧去官，其月，诏起光及其弟羨并复前任。秋，除太保，袭爵咸阳王，并袭第一领民酋长，别封武德郡公，徙食赵州干，迁太傅。

十二月，周遣将围洛阳，壅绝粮道。武平元年正月，诏光率步骑三万讨之。军次定陵，周将张掖公宇文桀、中州刺史梁士彦、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鹿庐交道，光擐甲执锐，身先士卒，锋刃才交，桀众大溃，斩首二千余级。直到宜阳，与周齐国公宇文宪、申国公擒跋显敬相对十旬。光置筑统关、丰化二城，以通宜阳之路。军还，行次安邲，宪等众号五万，仍蹶军后。光纵骑击之，宪众大溃，虏其开府宇文英、都督越勤世良、韩延等，又斩首三百余级。宪仍令桀及其大将军中部公梁洛都与景兴、士彦等步骑三万于鹿庐交塞断要路。光与韩贵孙、呼延族、王显等合击，大破之，斩景兴，获马千匹。诏加右丞相，并州刺史。其冬，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、龙门二城，与宪、显敬等相持，宪等不敢动。光乃进围定阳，仍筑南汾城，置州以逼之，夷夏万余户并来内附。

二年，率众筑平陇、卫壁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。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、柱国韦孝宽等，步骑万余，来逼平陇，与光战于汾水之北，光大破之，俘斩千计。又封中山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军还，诏复令率步骑五万出平阳道，攻姚襄、白亭城戍，皆克之，获其城主仪同、大都督等九人，捕虏数千人。又别封长乐郡公。是月，周遣其柱国纥干广略围宜阳。光率步骑五万赴之，大战于城下，乃取周建安等四戍，捕虏千余人而还。军未至邺，敕令便放兵散。光以为军人多有勋功，未得慰劳，若即便散，恩泽不施，乃密通表请使宣旨，军仍且进。朝廷发使迟留，军还，将至紫陌，光仍驻营待使。帝闻光军营已逼，心甚恶之，急令舍人追光入

见，然后宣劳散兵。拜光左丞相，又别封清河郡公。

光入，常在朝堂垂帘而坐。祖珽不知，乘马过其前。光怒，谓人曰：“此人乃敢尔！”后珽在内省，言声高慢，光适过，闻之，又怒。珽知光忿，而赂光从奴而问之曰：“相王瞋孝徵耶？”曰：“自公用事，相王每夜抱膝叹曰：‘盲人人，国必破矣！’”穆提婆求娶光庶女，不许。帝赐提婆晋阳之田，光言于朝曰：“此田，神武帝以来常种禾，饲马数千匹，以拟寇难，今赐提婆，无乃阙军务也？”由是祖、穆积怨。

周将军韦孝宽忌光英勇，乃作谣言，令间谍漏其文于邺，曰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”，又曰“高山不推自崩，榦树不扶自竖”。祖珽因续之曰：“妄眼老公背上下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。”令小儿歌之于路。提婆闻之，以告其母令萱。萱以饶舌，斥已也，盲老公，谓珽也，遂相与协谋，以谣言启帝曰：“斛律累世大将，明月声震关西，丰乐威行突厥，女为皇后，男尚公主，谣言甚可畏也。”帝以问韩长鸾，鸾以为不可，事寝。祖珽又见帝请间，唯何洪珍在侧。帝曰：“前得公启，即欲施行，长鸾以为无此理。”珽未对，洪珍进曰：“若本无意则可，既有此意而不决行，万一泄露如何？”帝曰：“洪珍言是也。”犹豫未决，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：“光前西讨还，敕令放兵散，光令军逼帝京，将行不轨，事不果而止。家藏弩甲，奴僮千数，每遣使丰乐、武都处，阴谋往来。若不早图，恐事不可测。”启云“军逼帝京”，会帝前所疑意，谓何洪珍云：“人心亦大圣，我前疑其欲反，果然。”帝性至怯懦，恐即变发，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。又恐追光不从命。珽因云：“正尔召之，恐疑不肯入。宜遣使赐其一骏马，语云‘明日将往东山游观，王可乘此马同行’，光必来奉谢，因引入执之。”帝如其言。顷之，

光至,引入凉风堂,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,时年五十八。于是下诏称光谋反,今已伏法,其余家口并不须问。寻百发诏,尽灭其族。

光性少言刚急,严于御下,治兵督众,唯仗威刑。版筑之役,鞭挞人士,颇称其暴。自结发从戎,未尝失律,深为邻敌所忌惮。罪既不彰,一旦屠灭,朝野痛惜之。周武帝闻光死,大喜,赦其境内。后人邺,追赠上柱国、崇国公。指诏书曰:“此人若在,朕岂能至邺。”

光有四子。长子武都,历位特进、太子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梁兖二州刺史。所在并无政绩,唯事聚敛,侵渔百姓。光死,遣使于州斩之。次须达,中护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先光卒。次世雄,开府仪同三司。次恒伽,假仪同三司,并赐死。光小子钟,年数岁,获免,周朝袭封崇国公。隋开皇中卒于骠骑将军。

译文:

斛律光,字明月,小时候便善长骑马射箭,因武艺高强而闻名。北魏末年,随父亲斛律金进攻关中,周文帝宇文泰的长史莫者晖当时参加了战斗,斛律光飞马射中莫者晖,于是在战场上将他擒获,这时斛律光才十七岁。齐高祖神武帝高欢称赞他,当即提升他为都督。世宗文襄帝被封为世子时,任用他为亲信都督。逐渐升为征虏将军,多次加官至卫将军。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,封他为永乐县子。斛律光有一次跟随世宗到洹桥围猎,看见一只大鸟在云端翱翔,斛律光弯弓发箭,正中这只鸟的颈项。这鸟就像车轮一样,旋转着滚落下来,落到地上后才发现是只大雕。世宗拿过雕来观看,深感斛律光勇猛非凡。丞相属刑子高见后感叹道:“这就是射雕的名家啊!”当时这话传开,大家称斛律光为“落

雕都督”。不久兼任左卫将军,进封为永乐县伯。

北齐文宣帝高洋取代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即皇帝位后,加斛律光开府仪同三司,另封西安县子。天保三年,随文宣帝到塞北进攻突厥,斛律光率军作前锋打败敌人,杀死、俘虏许多敌军,并夺得各种牲畜。退军回来后,朝廷任命他为晋州刺史。晋州东边有北周设置的天柱、新安、牛头等三个戍所,它们招亡纳叛,多次侵犯抢掠。天保七年,斛律光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五千人发动突然袭击,把它们攻下,又大败北周仪同王敬俊等人,俘获五百多人及牲畜一千多头而回。天保九年,他又带军攻下北周绛川、白马、浍交、翼城等四个戍所。改任朔州刺史。天保十年,被任命为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月,率领一万骑兵进攻北周开府曹回公所部,杀曹回公。北周柏谷城主、仪同薛禹生弃城逃跑,于是斛律光攻下文侯镇,设立戍所建置栅栏后才退军。北齐废帝乾明元年,改任并州刺史。孝昭帝皇建元年,将他的爵位提升为钜鹿郡公。当时乐陵王高百年为皇太子,肃宗因斛律光父子都忠厚谨慎,加上他们有功于朝廷,接纳斛律光的大女儿为皇太子妃。武成帝大宁元年,任命斛律光为尚书右仆射,食中山郡干。大宁二年,任命他为太子太保。河清二年四月,斛律光率领步兵和骑兵二万人在钜关以西修筑起勳掌城,并建造了长达二百里的长城,设置十三个戍所。河清三年正月,北周派将军达奚成兴等人进攻北齐平阳城,朝廷命令斛律光率领步兵和骑兵三万人进行抵御,达奚成兴等人闻讯退逃。斛律光乘势追击,深入北国境内,抓获两千多人而回。这年三月,升任司徒。四月,他率骑兵向北进攻突厥,缴获了一千多匹马。这年冬天,北周武帝宇文邕派他的柱国、大司马尉迟迥与齐国公宇文宪,柱国、庸国公



可叱雄等人，号称十万大军，进攻洛阳城。斛律光率领五万骑兵奔驰迎击，在邙山相遇而战，尉迟迥等人大败。斛律光亲自射杀可叱雄，杀死俘获周军三千多人，尉迟迥、宇文宪只来得及自己逃身，斛律光将他们的甲兵和军用物资全部缴获，并把杀死的敌军的尸体堆积成京观。世祖武成帝高湛到洛阳，纪功行赏，提升斛律光为太尉，又封他为冠军县公。事前世祖已经命令接纳斛律光的二女儿为太子妃，天统元年，拜为皇后。当年，斛律光转任大将军。天统三年六月，因为他父亲死了而离任服丧，就在此月，令斛律光和他的弟弟斛律羡官恢复原职。这年秋天，任命斛律光为太保，继承他父亲咸阳王的爵位，并且继承第一领民酋长的官衔，又封他为武德郡公，改食赵州干，升任太傅。

天统三年十二月，北周派将领围攻洛阳，堵绝向洛阳运送粮食的道路。武平元年正月，诏令斛律光率步兵和骑兵三万人向北周军队发起攻击。大军进驻定陵时，北周将领张掖公宇文桀、中州刺史梁士彦与开府、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率军屯守鹿卢交，扼守要道。斛律光穿着铠甲，手执利器，身先士卒，两军刚一交战，宇文桀所部便大败而逃，杀敌二千多人。斛律光率军直抵宜阳，与北周齐国公宇文宪、中国公擒跋显敬对垒达一百天。斛律光修建统关、丰化两城，以打通到宜阳的道路。大军退还，路经安邲驻军时，宇文宪等人率军号称五万，仍尾随于后。斛律光放骑兵加以打击，宇文宪的部队溃败，俘获他的部将开府宇文英、都督越勤世良、韩延等人，又杀三百多人。宇文宪又命令他的部将大将军、中部公梁洛都与梁景兴、梁士彦等人率步兵和骑兵三万在鹿卢交堵住斛律光退军的要路。斛律光与韩贵孙、呼延族、王显等人并力进攻，将他们打得大败，杀梁景兴，缴

获战马一千匹。朝廷命令加斛律光右丞相、并州刺史等职。这年冬天，斛律光又率领步兵和骑兵五万人在玉壁筑起华谷、龙门两座城池，与宇文宪、擒跋显敬等人对垒，宇文宪等人不敢采取行动。斛律光于是进军围攻定阳，并筑南汾城，设置南汾州以进逼定阳，少数民族与汉人一万多户都归降了北齐。

武平二年，斛律光率军修筑了平陇、卫壁、统戎等十三座镇戍所。北周柱国、骠骑将军普屯威和柱国韦孝宽等人率步兵和骑兵一万多人，来进攻平陇，与斛律光在汾水北边展开战斗，斛律光将他们打得大败，俘虏、杀死上千敌军。又封他为中山郡公，增加食邑户一千。军队退还后，朝廷又命令他率领步兵和骑兵五万人经平阳，进攻北周姚襄、白亭城戍所。斛律光把它们全部攻了下来，俘获北周城主、仪同、大都督等官员九人，抓获几千人。又另封他为长乐郡公。同月，北周派柱国纥干广略围攻宜阳。斛律光又率领步兵和骑兵五万人奔救，大战于宜阳城下，于是攻占北周建安等四个戍所，俘虏一千多人而回。大军还未抵达邺城，后主命令他就地将部队解散。斛律光认为士兵们大都立有战功，没有得到犒赏，如果马上将他们解散，他们就得不到朝廷的恩赏，于是暗上表朝廷，请求派使宣布朝廷的意图，大军仍就向邺城进发。朝廷派使的速度缓慢，大军回到邺城，将抵达紫陌时，斛律光才驻扎下来，等待朝廷的使者。后主听说斛律光的军营已经逼近邺城，心中对他极感厌恶，急忙命令舍人赶快召斛律光入宫觐见，然后才派人慰劳部队，解散士兵。任命斛律光为左丞相，又另封他为清河郡公。

斛律光入朝任左丞相后，有一次在朝堂里挂着帘子坐着。祖珽不知道，骑马从他面前经过。斛律光很生气，对别人说：

“这个人竟敢如此!”后来祖珽在宫内,说话时声音既洪亮又缓慢,斛律光正好从那儿经过,听到后,又很愤怒。祖珽知道斛律光怨恨自己,便贿赂斛律光的奴仆,问他说:“相王恨我祖孝征吗?”那人说:“自从您任职以来,相王每晚都要抱着膝头叹息说:‘瞎子掌权,国家肯定要灭亡了!’”穆提婆请斛律光把妾生的女儿嫁给他,斛律光不答应。后主把晋阳附近一些土地赏赐给穆提婆,斛律光在朝堂上说:“这些土地,自从神武帝以来一直种植谷物,养马数千匹,以防备祸难,现在赐给穆提婆,岂不是要使军备缺乏吗?”因此祖珽、穆提婆都很恨他。

北周将军韦孝宽忌恨斛律光英勇善战,于是制造谣言,让间谍在邺城把谣言传开,说:“百升飞上天,明月照长安。”又说:“高山不摧自崩,榭树不扶自竖。”祖珽趁机在后面加话说:“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,饶舌老母不得语。”让小孩在路上唱着玩。穆提婆听到后,把这些话告诉他的母亲陆令萱。陆令萱认为饶舌讽刺的是自己,盲老公说的是祖珽,于是相互商定好计策,把谣言告诉后主说:“斛律氏两代人都作大将,斛律光声势震动关西,斛律羡威风传遍突厥,女儿为皇后,儿子娶公主,民谣所讲的话太可怕了。”后主因此询问韩长鸾的意见,韩长鸾认为不能处理斛律光,事情便被撂了下来。祖珽又面见后主,找了一个空子,只有何洪珍在旁边。后主说:“前次听到你的诉说后,我就想作出处置,但韩长鸾认为没有这种可能。”祖珽还没回答,何洪珍进言道:“如果本来就没有这种意图也就算了,既然有了这种意图却不坚决实行,万一泄露出去又该怎么办呢?”后主说:“何洪珍的话有道理啊。”但仍犹豫不决。刚好丞相府佐封士让送来一封密信说:“斛律光上次讨伐关西回军时,陛下命

令他解散部队,斛律光却命令军队进逼京城,想发动叛乱,没有作成便停止行动。他家中藏有弓弩铠甲,奴僮上千,经常派人到他弟弟幽州刺史斛律羡和长子兖州刺史斛律武都那儿去,相互进行密谋。如果不趁早想办法对付,恐怕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。”密信中所说的“军队进逼京城”,正触动了后主先前心中产生的疑虑,便对何洪珍说:“人的心也太神了,我上次怀疑他想谋反,果然如此。”后主生性极其胆小懦弱,害怕斛律光马上就会发生叛乱,命令何洪珍骑马把祖珽叫进宫来,告诉他这一情况。又担心召斛律光进宫时,他不听从命令。祖珽于是说:“就这样去叫他,怕他产生疑心,不肯进宫来。应派人赏赐他一匹骏马,告诉他:‘明天我准备到东山游览,咸阳王你可乘这匹马和我一同前往。’”斛律光肯定会来道谢,便可以趁机让他进宫来,把他擒获。”后主按他的话行事。过不了多久,斛律光就来了,被带入凉风堂,刘桃枝从他背后拉住他,将他杀死,当时他五十八岁。于是后主下诏书称斛律光谋反,现在已经伏法,其他家属一概不追究。不久又下诏书,将斛律光一族人全部杀绝。

斛律光生性不爱讲话,刚猛急躁,对部下很严厉,治理军队,统率部众,只依靠威严和刑罚。修筑长城那次,他竟鞭笞士大夫,大家都说他很残暴。自从年轻时参加军队以后,他从未失利过,邻国的敌军十分畏惧。他的罪行既不明显,一时遭到杀戮,朝野之士都为他感到悲痛惋惜。周武帝听说斛律光死了,极为高兴,大赦全国。后周武帝率军进入邺城,追赠斛律光为上柱国、崇国公。他指着追赠斛律光的诏书说:“如果这个人还活着,我怎么能进入邺城呢。”

斛律光有四个儿子。长子斛律武都,历任特进、太子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兖



二州刺史。在哪儿都没有政绩,只知道收敛钱财,盘剥百姓。斛律光死后,朝廷派人到兖州将他杀了。次子斛律须达,官至中护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死在斛律光之前。第三子斛律世雄,官至开府仪同三司;第四子

斛律恒伽,假仪同三司,都被赐死。斛律光的小儿子斛律钟,年龄才几岁,免于一死。北周灭掉北齐以后,继承父亲崇国公的封号,隋文帝开皇年间死于骠骑将军任上。

北齐书卷三十四

列传第二十六

杨 愔

杨愔，字遵彦，小名秦王，弘农华阴人。父津，魏时累为司空侍中。愔儿童时，口若不能言，而风度深敏，出入门闾，未尝戏弄。六岁学史书，十一受《诗》、《易》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幼丧母，曾诣舅源子恭。子恭与之饮。问读何书，曰：“诵《诗》。”子恭曰：“诵至《渭阳》未邪。”愔便号泣感噎，子恭亦对之歔歔，遂为之罢酒。子恭后谓津曰：“常谓秦王不甚察慧，从今已后，更欲刮目视之。”愔一门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。学庭前有柰树，实落地，群儿咸争之，愔颓然独坐。其季父晔适入学馆，见之大用嗟异，顾谓宾客曰：“此儿恬裕，有我家风。”宅内有茂竹，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，命独处其中，常以铜盘具盛饌以饭之。因以督厉诸子曰：“汝辈但如遵彦谨慎，自得竹林别室、铜盘重肉之食。”愔从父兄黄门侍郎昱特相器重，曾谓人曰：“此儿驹齿未落，已是我家龙文。更

十岁后，当求之千里外。”昱尝与十余人赋诗，愔一览便诵，无所遗失。及长，能清言，美音制，风神俊悟，容止可观。人士见之，莫不敬异，有识者多以远大许之。

正光中，随父之并州。性既恬默，又好山水，遂入晋阳西悬瓮山读书。孝昌初，津为定州刺史，愔亦随父之职。以军功除羽林监，赐爵魏昌男，不拜。及中山为杜洛周陷，全家被囚繫。未几，洛周灭，又没葛荣，荣欲以女妻之，又逼以伪职。愔乃托疾，密含牛血数合，于众中吐之，仍佯暗不语。荣以为信然，乃止。永安初，还洛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时年十八。元颢入洛，时愔从父兄侃为北中郎将，镇河梁。愔适至侃处，便属乘輿失守，夜至河。侃虽奉迎车驾北渡，而潜欲南奔，愔固谏止之。遂相与扈从达建州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愔以世故未夷，志在潜退，乃谢病，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邵隐于嵩山。

及庄帝诛尔朱荣，其从兄侃参赞帷幄。朝廷以其父津为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台，愔随之任。有邯郸人杨宽者，求义从出藩，愔



请津纳之。俄而孝庄幽崩，愔时适欲还都，行达邯郸，过杨宽家，为宽所执。至相州，见刺史刘诞，以愔名家盛德，甚相哀念，付长史慕容白泽禁止焉。遣队主巩荣贵防禁送都。至安阳亭，愔谓荣贵曰：“仆家世忠臣，输诚魏室，家亡国破，一至于此。虽曰囚虏，复何面目见君父之仇。得自缢于一绳，传首而去，君之惠也。”荣贵深相怜感，遂与俱逃。愔乃投高昂兄弟。

既潜窜累载，属神武至信都，遂投刺辕门。便蒙引见，赞扬兴运，陈诉家祸，言辞哀壮，涕泗横集，神武为之改容。即署行台郎中。大军南攻邺，历杨宽村，宽于马前叩头请罪。愔谓曰：“人不识恩义，盖亦常理，我不恨卿，无假惊怖。”时邺未下，神武命愔作祭天文，燎毕而城陷。由是转大行台右丞。于时霸图草创，军国务广，文檄教令，皆自愔及崔陵出。遭离家难，以丧礼自居，所食唯盐米而已，哀毁骨立。神武愍之，恒相开慰。及韩陵之战，愔每阵先登，朋僚咸共怪叹曰：“杨氏儒生，今遂为武士，仁者必勇，定非虚论。”

顷之，表请解职还葬。一门之内，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者二人，太尉、录尚书及中书令者三人，仆射、尚书者五人，刺史、太守者二十余人。追荣之盛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及丧柩进发，吉凶仪卫亘二十余里，会葬者将万人。是日隆冬盛寒，风雪严厚，愔跣步号哭，见者无不哀之。寻徵赴晋阳，仍居本职。

愔从兄幼卿为岐州刺史，以直言忤旨见诛。愔闻之悲惧，因哀感发疾，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。郭秀素害其能，因致书恐之曰：“高王欲送卿于帝所。”仍劝其逃亡。愔遂弃衣冠于水滨若自沉者，变易名姓，自称刘士安，入嵩山，与沙门昙谟徵等屏居削迹。又潜之光州，因东入田横岛，以讲诵为业，海隅之士，谓之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阴

佑之。

神武知愔存，遣愔从兄宝猗齎书慰喻，仍遣光州刺史奚思业令搜访，以礼发遣。神武见之悦，除太原公开府司马，转长史，复授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妻以庶女。又兼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主。至碣磬戌，州内有愔家旧佛寺，入精庐礼拜，见太传容像，悲感恸哭，呕血数升，遂发病不成行，舆疾还邺。久之，以本官兼尚书吏部郎中。武定末，以望实之美，超拜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卫将军，侍学典选如故。

天保初，以本官领太子少傅，别封阳夏县男。又诏监太史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尚太原长公主，即魏孝静后也。会有雉集其舍，又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，改封华山郡公。九年，徙尚书令，又拜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。十年，封开封王。文宣之崩，百僚莫有下泪，愔悲不自胜。济南嗣业，任遇益隆，朝章国命，一人而已，推诚体道，时无异议。乾明元年二月，为孝昭帝所诛，时年五十。天统末，追赠司空。

愔贵公子，早著声誉，风表鉴裁，为朝野所称。家门遇祸，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，抚养孤幼，慈旨温颜，咸出人表。重义轻财，前后赐与，多散之亲族，群从弟姪十数人，并待而举火。频遭迍厄，冒履艰危，一餐之惠，酬答必重，性命之仇，舍百不问。

典选二十余年，奖擢人伦，以为己任。然取士多以言貌，时致谤言，以为愔之用人，似贫士市瓜，取其大者。愔闻，不屑焉。其聪记强识，半面不忘。每有所召问，或单称姓，或单称名，无有误者。后有选人鲁漫汉，自言猥贱，独不见识。愔曰：“卿前在元子思坊，骑秃尾草驴，经见我不下，以方曲郭面，我何不识卿？”漫汉惊服。又调之曰：“名以定体，漫汉果自不虚。”又令吏唱人名，误以卢士深为士琛，士深自言。愔

曰：“卢郎玉润，所以从玉。”自尚公主后，衣紫罗袍，金缕大带。遇李庶，颇以为耻，谓曰：“我此衣服，都是内裁，既见子将，不能无愧。”

及居端揆，权综机衡，千端万绪，神无滞用。自天保五年已后，一人丧德，维持匡救，实有赖焉。每天子临轩，公卿拜授，施号发令，宣扬诏册。愔辞气温辩，神仪秀发，百僚观听，莫不悚动。自居大位，门绝私交。轻货财，重仁义，前后赏赐，积累巨万，散之九族，架篋之中，唯有书数千卷。太保、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，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，谓左右曰：“我门前幸无此物。”性周密畏慎，恒若不足，每闻后命，愀然变色。

文宣大渐，以常山、长广二王位地亲逼，深以后事为念。愔与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、侍中燕子献、黄门侍郎郑子默受遗诏辅政，并以二王威望先重、咸有猜忌之心。初在晋阳，以大行在殡，天子谅闇，议令常山王在东馆，欲奏之事，皆先谘决。二旬而止。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之邺，留长广王镇晋阳。执政复生疑贰，两王又俱从至于邺。子献立计，欲处太皇太后于北宫，政归皇太后。又自天保八年已来，爵赏多滥，至是，愔先自表解其开府封王，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。由是嬖宠失职之徒，尽归心二叔。高归彦初虽同德，后寻反动，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。可朱浑天和又每云：“若不诛二王，少主无自安之理。”宋钦道面奏帝，称二叔威权既重，宜速去之。帝不许曰：“可与令公共详其事。”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。以帝仁慈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启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有宫人李昌仪者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，坐仲密事入宫。太后以昌仪宗情，甚相昵爱。太后以启示之，昌仪密启太皇太后。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，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、并州刺史，常

山王为太师，录尚书事。

及二王拜职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，愔等并将同赴。子默止之，云：“事不可量，不可轻脱。”愔云：“吾等至诚体国，岂有常山拜职，有不赴之理，何为忽有此虑？”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，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。并与诸勋胄约，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劝双盃，彼必致辞。我一日“捉酒”，二曰“捉酒”，三曰“何不捉”，尔辈即捉。及宴如之。愔大言曰：“诸王构逆，欲杀忠良邪！尊天子，削诸侯，赤心奉国，未应及此。”常山王欲缓之，长广王曰：“不可。”于是愔及天和、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，头面血流，各十人持之。使薛孤延、康买执子默于尚药局。子默曰：“不用智者言，以至于此，岂非命也。”

二叔率高归彦、贺拔仁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。见都督叱利騭，招之不进，使骑杀之。开府成休宁拒门，归彦喻之，乃得入。送愔等于御前。长广王及归彦在朱华门外。太皇太后临昭阳殿，太后及帝侧立。常山王以砖叩头，进而言曰：“臣与陛下骨肉相连。杨遵彦等欲擅朝权，威福自己，王公以还，皆重足屏气。共相唇齿，以成乱阶，若不早图，必为宗社之害。臣与湛等为国事重，贺拔仁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基业，共执遵彦等领入宫，未敢刑戮，专辄之失，罪合万死。”帝时默然，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，叩刀仰视，帝不睨之。太皇太后令却仗，不肯。又厉声曰：“奴辈即今头落。”乃却。因问杨郎何在。贺拔仁曰：“一目已出。”太皇太后怆然曰：“杨郎何所能，留使不好耶！”乃让帝曰：“此等怀逆，欲杀我二儿，次及我，尔何纵之？”帝犹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，王公皆泣。太皇太后曰：“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嫗斟酌。”太后拜谢。常山王叩头不止。太皇太后谓帝：“何不安慰尔叔。”帝乃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与



叔惜，岂敢惜此汉辈？但愿乞儿性命，儿自下殿去，此等任叔父处分。”遂皆斩之。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己，作诏书，故先拔其舌，截其手。太皇太后临愍丧，哭曰：“杨郎忠而获罪。”以御金为之一眼，亲内之，曰：“以表我意。”常山王亦悔杀之。先是童谣曰：“白羊头尾秃，戾犛头生角。”又曰“羊羊吃野草，不吃野草远我道，不远打尔脑。”又曰“阿么姑祸也，道人姑夫死也。”羊为愍也，“角”文为用刀，“道人”谓废帝小名，太原公主尝作尼，故曰“阿么姑”，愍、子献、天和皆帝姑夫云。于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诏罪之，罪止一身，家口不问。寻复簿录五家，王晞固谏，乃各没一房，孩幼兄弟皆除名。

遵彦死，仍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。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：“将涉千里，杀骐驎而策蹇驴，可悲之甚。”愍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，诛后散失，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。

译文：

杨愍，字遵彦，小名叫秦王，弘农郡华阴县人。他的父亲杨津，北魏时官至司空、侍中。杨愍幼年的时候，嘴里似乎说不出什么道理，但风度深沉机敏，家里家外，从未作过什么顽皮的事。他六岁时开始学习历史著作，十一岁时跟老师学习《诗经》、《周易》，喜爱《左传》。幼年时母亲便去世了。有一次他去拜访舅舅源子恭，源子恭给他酒喝，问他在读什么书，他回答说：“诵读《诗经》。”源子恭问：“读到《渭阳》篇没有？”顿时嚎啕大哭，哽咽不已，源子恭也伤心地相对抽噎，酒再也喝不下去了。源子恭事后对杨津说：“以前常说秦王不怎么聪明，从今以后，应当对他刮目相看。”杨愍一家四代人生活在一起，家业极其兴盛，兄弟辈一起读书的就有三十多人。

学校院子前面有柰树，果实掉下来时，小孩们都去争抢，他一个人却动也不动地坐在一旁。他的小叔杨玮碰巧到学校来，见到这一情景，大加感叹，认为这种行为很特别，回过头对客人们说：“这孩子安静宽容，具有我们家族的风尚。”住宅里有一片茂密的竹林，于是特为杨愍在竹林边修建一间屋子，让他一个人住，经常用铜盘装着丰盛的食物给他吃。因此督促其他男孩说：“你们只要能像遵彦那样谨慎小心，自然会得到独住的竹林小屋，也会得到铜盘盛的美食。”杨愍堂兄、黄门侍郎杨昱对他特别器重，曾对人说：“这孩子乳齿未脱，已成为我家的龙文名驹，再过十年，必当一跃千里。”杨昱曾与十多个人一起作诗，杨愍看过一遍便能背下来，没有一点遗漏。杨愍成年以后，善于清谈，声音优美，风度超凡脱俗，容貌举止可观。有名望的人见了，无不敬重惊奇，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前途无量。

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，杨愍跟随父亲到并州。他性格本就恬淡文静，加上喜欢山水景致，于是到晋阳西面的悬瓮山读书。孝昌初年，杨津转任定州刺史，杨愍又随父到定州任所。因军功被授以羽林监，赐魏昌男的爵位，但没有接受任命和封赐。后中山城被叛乱的杜洛周攻克，杨愍全家都被关押起来。不久，杜洛周灭亡，杨愍又被葛荣所获，葛荣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又逼他接受自己委任的官职。杨愍便称自己有病，暗中含着几合牛血，在大庭广众中吐出来，并装哑不说话。葛荣认为确实如此，才没强迫他。北魏孝庄帝永安初年，杨愍回到洛阳，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当时他十八岁。元颢在梁军的保护下进据洛阳，这时杨愍的堂兄杨侃任北中郎将，镇守河梁。杨愍刚到杨侃那儿，便遇到孝庄帝放弃洛阳，夜间来到黄河边上。杨侃虽然迎接孝

庄帝一行向北渡过黄河,但暗地里却想向南投奔元颢,杨愔坚决加以劝阻。于是两人一起随孝庄帝到达建州。杨愔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。杨愔因世道变故还未平息,有志于躲避退隐,于是以有病为名而辞职,与他的朋友中直侍郎河间邢邵到嵩山隐居。

后孝庄帝杀尔朱荣,杨愔的堂兄杨侃参与谋议。朝廷任命杨愔的父亲杨津为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台,杨愔随父到任。有个叫杨宽的邯鄲人,请求自备资粮随杨津到并州镇守,杨愔请杨津收纳杨宽。不久孝庄帝被囚禁而死,杨愔当时正好要回都城洛阳,到达邯鄲,到杨宽家中拜访,被杨宽拘留。杨宽将他送到相州,见相州刺史刘诞,刘诞因杨愔出身名门,德行卓著,对他很怜惜,让长史慕容白泽把他软禁起来。后派队主巩荣贵把杨愔监送到都城去。到达安阳亭时,杨愔对巩荣贵说:“我家世代都是忠臣,对魏朝忠心耿耿,现在家族散亡,国家破败,竟到这种地步。我虽说是囚犯,但哪有脸去见君父的仇人。如能让我用一根绳子自杀,你把我的头送去,这就是你给我的恩惠了。”巩荣贵很怜悯他,又为他的话语所感动,便与他一起逃亡。杨愔于是投靠高昂兄弟。

杨愔隐姓埋名地流亡了几年,碰到北齐神武帝高欢率军到信都,于是到营门递呈名片,当即受到接见。杨愔称颂国家中兴,诉说自己家族所遇到的祸难,言语悲痛而有气势,眼泪滚滚而下,神武帝也不禁为他改变仪容。立即委任他为行台郎中。大军向南攻打邺城,途经杨宽居住的村庄,杨宽在杨愔的马前叩头请罪。杨愔对他说:“世上有人不知什么叫恩德道义,这也是很寻常的事,我不恨你,你用不着害怕。”当时邺城还未攻下,神武帝命令杨愔撰写祭天的祭文,刚祭祀完毕,邺城便被攻克。

杨愔因此升任大行台右丞。当时神武帝开创大业,军政事务很多,各种文稿都是由杨愔和崔暹撰写的。杨愔遭受家祸,自行按礼制守丧,只吃加盐的米饭,以致骨瘦如柴。神武帝哀怜他,经常对他进行开导。后在韩陵那次战役中,杨愔每次作战都冲在前面,他的朋友和同僚们都感到奇怪,感叹说:“姓杨的本是儒生,现在竟成了武士,仁德的人必然勇敢,这实在不是一句空话。”

随即,杨愔上表请求解除职务把死难的亲属回乡安葬。一家人中,赠太师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将军的有两人,赠太尉、录尚书事和中书令的有三人,赠尚书仆射、尚书的有五人,赠刺史、太守的达二十多人。追赠仪式之盛大,古今未有。当把棺材送往墓地时,送葬的仪仗绵延二十多里地,前来参加葬礼的将近一万人。那是深冬一个严寒的日子,风雪很猛,杨愔赤着双脚,号哭着送葬,看到这一情景的人没有不伤心的。不久他被召到晋阳,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。

杨愔堂兄杨幼卿任岐州刺史,因言语正直而违背了齐王高欢的旨意被杀。杨愔听到消息既悲痛又恐惧,因伤感而患病,后请急假到雁门温泉去治疗。郭秀平时就妒忌杨愔的才能,趁机写信恐吓他说:“高王想把你拘拿到魏帝那儿去。”并劝他逃走。杨愔便把自己的衣服和帽子扔在水边,仿佛自己投水自尽了,然后改变姓名,自称叫刘士安,到嵩山,与僧人昙谟征等一起隐居,不与外界联系。又暗中去光州,趁势乘船向东到田横岛,以教书谋生。海边一带的人士称他叫刘先生。太守王元景暗地里保护他。

神武帝知道杨愔还活着,派他的堂兄杨宝猗带着信去安慰并开导他。同时派光州刺史奚思业察访杨愔的踪迹,按礼节将他送到都城。神武帝见了杨愔很高兴,任



命他为太原公开府司马，转任太原公开府长史，又任命他为大行台右丞，封华阴县侯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把自己妾所生的女儿嫁给杨愔为妻。后杨愔兼任散骑常侍，担任出使梁朝的使团的负责人。到碣碣戍，聚内有一座杨愔家先前出资修建的佛寺，杨愔到僧堂礼拜，看到父亲杨津的仪像，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，吐出几升鲜血，于是得病，不能出使，抱病乘车返回邺城。过了很久，以原官兼任尚书吏部郎中。东魏孝静帝武定末年，杨愔因声名和才干都不错，越级提升为吏部尚书，加侍中、卫将军等官职，并像从前一样辅导孝静帝读书和掌管铨选。

北齐文宣帝天保初年，以原任官职兼任太子少傅，另封为阳夏县男。朝廷又命令他管理太史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娶神武帝女太原长公主，即原魏孝静帝的皇后。恰巧有群雉鸟飞到他家的房顶上，杨愔因此又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，改封为华山郡公。天保九年，升任尚书令，拜为特进、骠骑大将军。天保十年，封为开封王。文宣帝逝世时，百官没有谁掉泪，杨愔却悲痛得支持不住。济南王高殷继帝位后，对他更加信任亲待，全国大政，由他一人决定，杨愔以诚心待人，按常理办事，当时没有不同的意见。乾明元年二月，被孝昭帝高演所杀，那年杨愔五十岁。北齐后主高纬天统末年，追赠他为司空。

杨愔为显贵的子弟，很早就有名声，他的风度仪表和见识，受到朝野之士的一致称赞。他的家庭遭到祸事后，只剩下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和几个侄孙女。杨愔抚养孤儿幼弱，内心仁慈，脸色温和，比任何人都作得好。他重义气轻钱财，先后获得的赏赐，大都给亲戚和族人，跟随他的十多个侄儿侄女，都依靠他而生活。杨愔连遭不幸，亲历危难，别人给他一顿饭的恩情，

他总是重重地报答，而对他的死仇，他却不加清算。

杨愔主持铨选达二十多年，以奖励和提拔人士为己任。但他所录用的人大都由于言语容貌的缘故，他也常常因此而受到讥斥，说他录用人才就像穷人买瓜专拣大的一样。杨愔听到这种言论后，毫不介意。他记忆力特别好，只要瞥见过一次的人，再也不会忘记。每当他召铨选的人寻问情况时，要么只称姓，要么只称名，从未失误过。后来有个名叫鲁漫汉的候选人，声称自己才能不高，出身低贱，所以只有自己没被杨愔认识。杨愔说：“你前次在元子思访，骑着一头秃尾巴的母驴，走过我旁边看到我后也不下来，用方形曲饼把脸遮着，我哪能不认识你呢？”鲁漫汉于是惊奇叹服。杨愔又开他的玩笑说：“名字是用来概括事物本质的，你叫漫汉，果然不假。”他又曾让属下官吏呼叫别人的名字，误把卢士深读成卢士琛，卢士深自己加以辨别。杨愔说：“卢郎润泽如玉，所以把你的名字看成玉旁。”自从娶太原长公主后，他穿着紫色的罗袍，系金钱绣制的腰带。后碰见李庶，很为自己的衣着感到羞耻，对李庶说：“我这身衣服，都是宫内缝制的，可是看到你李子将后，我不禁感到惭愧。”

后杨愔位居百官之首，执掌国家机密大政，事情千头万绪，但他思想上从没有反应迟钝的时候。从天保五年以后，文宣帝日渐荒淫，维持大局，救正时弊，全仗着杨愔。每当天子亲到朝堂任命公卿，由杨愔发号施令，宣读诏册。他声音温和清楚，神态端庄，百官看到他的表情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无不惊惧动容。杨愔自从任高官后，没有再凭私人之交办过事。他轻贱钱财，看重仁义，先后得到的巨额赏赐，都分给族人，屋中架子和箱子中，只有几千卷书籍。太保、平原王高隆之的住宅与杨愔的住宅